

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

黄晓娟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黄晓娟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8

ISBN 7 - 80109 - 705 - X

雪...

黄...

萧红(1911~1942) - 文学创作 - 文学研究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2447 号

雪中芭蕉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270 66521152 (编辑部) 66171396 (发行部)

E m a i l: edit@cctpbook.com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80 元

序 言

—

黄晓娟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在学习中所表现出来的勤奋、执著、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作为她的指导教师，我是十分清楚的。尤其是撰写博士论文近两年的过程中，她所承受的精神负担与痛苦，犹如“入地狱之门”，几乎难以言传。不过，这并非是个别现象，大多数博士生都有过此种体验。

首先碰到的是选题问题。埋头读了那么多作品、论文和专著，究竟选哪个专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颇费斟酌。我以为，一部博士论文的价值应该体现在选题、视角、论点、论证方法的新颖独到和艺术思维、艺术开掘的创造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上面。我认为晓娟的评论个性不属于思辨型，而属于艺术感悟型。她的特长表现在女性化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体验、敏锐丰盈的艺术感悟和明丽空灵的个人化笔触。换言之，她的悟性、诗性高于知性。我建议她不妨选一个适合她个性爱好的作家来写写，论题最宜“适中”、“不大不小”、“有自己的话可说”；撰写论文的目的不是“轻松过关”、“人云亦云”，而是力求

“出新”，写出点“新意”来，达到出版水平。这样的作家究竟找不找得到？我看找得到，比如萧红，就是一个。萧红是个抒情型作家，有诗化小说、诗化散文的美誉，这跟晓娟的个人气质是接近的、相通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只要经过努力，是可以把论文写得出色的。当下除了若干部萧红传记以外，规模大、有深度的萧红研究甚少，这倒为论文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填补空白”的好机会。晓娟的“悟性”很高，几乎是一点就“通”，便欣然接受了这一选题。

二

选题确定以后，随之而来的大量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带着自觉的“问题意识”来重新精读、研读、细读作家的全部小说和散文，寻觅她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把握评论尺度，为萧红这位女作家准确“定性”、“定位”、“定调”。也就是说，在纵向的历史坐标和横向的与同代作家相互比较之中，确立她在现代文学史上应有的位置。此项工作文论界做的人很少。从五四到40年代初，在中国女作家群体中，萧红是个佼佼者。鲁迅曾多次指出，她是继冰心、丁玲以后第三位最有才华、最值得重视的优秀女作家。她生长在民族危难深重、战火纷飞的旧中国，忍受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磨难，全凭禀赋和个人挣扎跻身文坛。她的寿命很短，只活了31岁。自九一八事变后，穿越冰天雪地的北国边疆，流亡到上海，后又几经奔波，最后落泊于香港。短暂的一生，始终是在颠沛流离、动荡不安中度过

的。她的创作生涯更短,不到 10 年,为中国人民奉献出将近百万字的创作。萧红无疑是个难得的天才,可惜却是个“没有成熟的天才”。在中国这片偌大的国土上滋生的“没有成熟的天才”尚有一定数量,堪称具有重大全民影响和国际影响的真正成熟的天才作家却寥若晨星!古老的中华民族有过四五千年的光荣历史,曾经威震四海,强大无比,可是到了近代,这位神奇而又广袤无垠的大地母亲却历尽沧桑巨变和列强的残暴蹂躏,患上了严重的失血断乳症,已经无力哺育自己的儿女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成熟的天才和群体精英,以使举世为之瞩目!这段感慨系之,顺理成章,滚滚涌现的意识流动,不算是多余的赘语闲笔吧?

三

经过两年左右的沉潜思考和反复修改,晓娟终于推出这部博士论文,构思的重点,始终紧扣着这位“没有成熟的天才”女作家的个性气质与精神成长过程,准确把握她创作中的泼野、越轨的笔致如何与女性写作温柔、多情的描述之间呈现的多面性、复杂性。在她的代表作《生死场》中,不乏显示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奴隶们的愤怒呐喊和时代精神,但她的创作又这般清醒地保持着作家的独立人格,从未陷入“为政治服务”的盲区。她的晚期创作视野更为开阔,出现了“绵中藏刺”、“柔中寓刚”的反讽特色和隐喻象征的多元风格。抒情与写实是她创作中的常数,反讽、隐喻、象征是她创作中的变数;这种

4 雪中芭蕉

变与不变的交叉磨合,贯穿萧红创作艺术生命的始终。这些正是体现萧红创作现代性和永久艺术魅力的底蕴、素质和基因所在。萧红对创作有远大抱负,她酷爱自文艺复兴时代莎士比亚以来的世界精英文学。她敢于反对匠人气息,敢于突破小说学中的常规写法,敢于提倡包容面极广的“各式各样”的小说。总之,她是在创作中提倡世界开放体系的第一位中国现代女作家!晓娟的博士论文对上述诸多方面,作了切实具体、颇具说服力的勾勒、描述和论证,这是论文的价值所在。晓娟的文笔以明快晓畅、绚丽璀璨见长,因而给论文增光添色不少。期望她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地攀登,不断地创造出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张德林

2003年7月16日

于上海建德花园郁金香苑望江楼

引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萧红文学的命运,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历经沧桑。

萧红的生命是短暂的,创作活动不足十年,她没有更多的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然而她短促的创作生涯却赢得了包括鲁迅、茅盾在内的研究者们长久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萧红和她的作品又重新唤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一时成为海内外研究者争论的焦点。她留给世人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和《马伯乐》的魅力与时俱增,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后代的视野中越来越鲜明突出。尽管,人们对于萧红的追念愈久而愈浓,萧红的文学成就也相应地被夸大了,然而,作为批评、研究的对象,是否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位置,还难以定评。人们过多地沉浸在这位女作家悲哀而又浪漫的一生中,而对于她的作品以及作品所具有的不成熟性,却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对于萧红独特的文学魅力所产生的真正因素也常常囿于时代的限制而未能有效地触及,这应当是萧红研究有待超越之处。

萧红的一生短促而多难,像一颗在画出美丽轨道之后迅速逝去的彗星,虽曾有耀眼的辉煌但更多艰辛与沧桑。萧红个性的叛逆性格,无论在其人生轨迹还是在文学创作上都有

鲜明的体现。人生的波折,铸炼了她的早熟与敏感,也成就了她的沉郁与炽热,这种生命体验不仅成为了她创作的财富,而且从视角的独特和题材的别致上助她成功。回顾萧红文学的诞生、承传、沉寂、再生的整个过程,萧红的个人史与中国现代史相逢相遇,置身其中,她领略了文学史这段动人的景观,以文学的形式展示出时代的人之生命图案。

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

凡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我限制的作家都有一种为那些气量宽宏、胸怀扩大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力量。它能把他们心灵所熔铸的形象原原本本地描摹出来,而且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美,独特的力量,独特的敏锐。

萧红属于那种虽算不上伟大,却是很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在现代作家中,她卓而不群,拥有自己的一片“呼兰河”,拥有自己独特的创作方式和独特视角。她的作品,拍下了一个距离我们很远又很近的时代。诚然,与那些跨越时代,著作等身的文坛巨匠相比,她也许不是巍峨的高山,浩瀚的大海,只是一股涓涓细流。然而,她的思想是深邃的,穿越了漫长的世纪,连接着人类的未来。萧红是我国现代小说史上最善于建立自己艺术风格的作家之一。萧红鲜明的个性创作、充分的表达方式、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值得人们长久关注的。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与画像》,三联书店,1989年9月版,第58页。

在文学的错综复杂绚丽多彩的殿堂里,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时代占领的那一部分,都有高大的主建筑和较为次要的建筑。这些较小的亭台楼阁在一定范围内也是主建筑。它们各以自己的特色配合在一起。有了各种形式才能免除单调,才能相得益彰。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为社会进步而前赴后继的情景极为动人,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地对时代和社会作出承诺,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激情与作为精英的使命感的结合,创造出了极为动人的精神景观。当文学回到家园,剥离其他羁绊,人们展开属于文学自身的思考的时候,那些曾被时代尘埃掩盖的作家和作品,以其对文学特殊的追求折射出世纪的全部丰富性。

萧红生逢三四十年代的危难中国,她文学生命的起点和终点,恰恰连接着那个时代的两件大事:九一八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她在她所处的时代里挣扎过,探索过,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萧红文学存立于她的个性与中华民族的共性交叉场上,其文学的构成因素的特定部分既投影着中华民族的同—性,又反映出中华民族内部的差异性。萧红的个性和中华民族的同—性重合,偏离,隔绝,映射出了她作为文人的整个生涯,自我意识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失落与发现,觉醒与成熟。她由幼稚走向成熟,由投身左翼思潮到逐渐独立,有意识地疏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构建自我的创作天空。这种疏离

宗璞:《打开长春藤下的百叶窗》,见《宗璞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

4 雪中芭蕉

与逆向的选择,不仅使她和当时的时代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为当时的人们所不理解,也使她由此陷入了思想先行者精神的寂寞与孤独之中。

“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如他画的雪中芭蕉,昔日有人建议割蕉加梅,冬则冬矣,然非王摩诘冬景也。正如谢赫云:“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然而,忘形得意知者寡,从雪花飞舞的北国漂泊到碧波拍岸的南部香江,萧红不合时宜的思想和创作,在几重夜幕中与世人分隔。人世沧桑,当时代的风暴过去之后,无法剥蚀的才是世纪的忧患和欢愉。萧红的作品延续了她短暂的生命至无限,使其成为一个刻在时间里的永恒。

沈括:《梦溪笔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92页。

同上。

目 录

序 言	张德林	1
引 言		1
第一章 家园的找寻		1
第一节 少小离家		2
第二节 漂泊寻家		14
第三节 异乡思家		24
小 结		33
第二章 精神家园		35
第一节 萧红与鲁迅		35
第二节 继承与创新		44
第三节 时代与自我		57
小 结		66
第三章 故园之恋		68
第一节 对童年生活的回忆		72
第二节 对固守者的回观		83

2 雪中芭蕉

小 结	96
第四章 女性的天空	98
第一节 萧红生命体验与女性意识	100
第二节 与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比较	115
第三节 与外国女作家的比较	135
小 结	142
第五章 民族反省的心路	
——对着人类的愚昧	144
第一节 《生死场》	147
第二节 《呼兰河传》	166
第三节 《马伯乐》	179
小 结	188
第六章 自己的园地	191
第一节 散文化的小说文体	192
第二节 独特的美学风格	222
第三节 萧红小说的现代性	242
小 结	247
第七章 多元的视角	249
第一节 传统文化的滋养	250
第二节 与佛学的沟通	256
第三节 对外国文学的吸收	269
小 结	280

参考文献 282

后 记 285

附录：《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评阅书 287

第一章 家园的找寻

家庭,是由血缘和婚姻组成的社会单位。就其自然功能来说,是延续生命所必需的摇篮;就其社会功能而言,则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必须面对家庭,甚至不存在选择的问题。作为一种完整社会细胞的本体结构和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家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终生的。作为空间形象的家,它荫庇童年的生长,维系血缘亲情,繁衍延续生命和传递历史的记忆与讲述。家,因其永恒不熄的生命力,而被视为不可动摇的神话。家的存在能给人带来生命的活力和生活的欢乐,家的桎梏也衍生出一幕又一幕的人生悲剧。家庭形象的每一个细微而具体的嬗变流徙,都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地映射出一个时代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波光流彩,传递着历史的记忆与讲述,反映出个体生存的环境和方式。一个人对家的追求和对所拥有的家持何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自我意识和认识水平。

第一节 少小离家

每个人的一生,就像一只放出的风筝,晃晃悠悠,越升越高。它的飘向看上去只是受着风的影响,实际上还受到放风筝者手中的那根线的牵制和操纵。而童年的体验就好像这根放风筝的线,它引导和制约着每个人一生的思维、情感和言行等的发展。童年体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终结,它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第一所“柏拉图学园”,家庭环境是儿童的第一个“塑造场”,引起儿童个性差异的根源每每可以追溯到家庭影响。

在黑龙江流域的南部,松花江的北岸,有一座开化很早的古老县城,美丽的呼兰河沿城而过,这里就是萧红的故乡。萧红的童年是在呼兰河畔度过的,呼兰河是松花江的一条小支流,呼兰县就坐落在这条小河边,它是一座典型的东北小镇,周围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在这里,一年当中有四个月飘着雪花。虽然呼兰县地处偏远,但这里遍地沃土,交通便利,经

参见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教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8页。

济相当繁荣。然而,一座山海关把东北关在了门外,各时期的政治思潮只是偶尔在闭塞沉滞中掀起波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垮台了。在广州,旧的封建家长制正在开始解体,但在呼兰,它还在牢牢地控制着人们。这一年的六月,萧红诞生了,她是张家的长女,原名张乃莹。

在萧红童年的记忆中,留下印象最深的两个男性形象是父亲和祖父。而关于萧红的父亲究竟是谁?评论界有过不少的争论,它在近些年形成的“萧红热”中自成一个研究体系。据萧军所云,萧红的亲弟弟张秀珂曾当面说他疑心以致确定他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的父亲。据他的说法——而且有据可证,他真正的父亲可能是个贫雇农,他的母亲因为和张选三有了关系,把他们的生父谋害死了,而后带领他和姐姐——那时全很小——就名正言顺地嫁到张家里来。

蒋锡金在《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中有同样的看法。陈隄也认为萧军在萧红身世问题上最有发言权,萧军根据萧红口述而写成的小说《涓涓》是研究萧红身世的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并且他还摘录了方未艾写给他的一封信,里面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张秀珂是自萧红离家以后,惟一与她有过联

见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46页。

蒋锡金:《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见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第43~44页。

见陈隄:《关于萧红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北师大学报》,1983年第6期,第19页。

络的亲人。萧军也曾与他有过来往,他们俩于1946年和1947年在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等处见过几次,张秀珂当时跟随“新四军”,后来在北京自杀身亡。以萧军为代表的观点给过去的萧红研究带来极大的困扰,因为说亲生父亲是被谋杀的贫穷雇农,而非地主阶级,这样的家庭出身对于一个进步作家的名声而言,在当时的研究中自有它的作用。

而萧红的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张秀琢,在《重读呼兰河传 回忆姐姐萧红》一文中说:

关于姐姐的身世,报刊上有的说她原来可能不姓张,她和弟弟是随着母亲一起嫁到张家来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还有的说,萧红的父亲对萧红的母亲系属逼婚,这就更荒谬可笑了。

铁峰在《萧红传略》中以《东昌张氏宗谱书》来证实萧红是张廷举(字选三)与其妻姜玉兰的亲生女儿。1982年9月呼兰县县志办公室发了一份材料,为《呼兰历史事例编年录》,在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这一年中,有这样一段纪实性文字: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著名爱国女作家萧红(原名

见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月第1版,第48页。

铁峰:《萧红传略》,见《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4期,第26页。